

舉世矚目的韓國問題

張道行

# 西風殘照的共匪軍情

記者

關於新經濟改革方案之估計

★  
本刊  
專訪

樓桐孫 某先生 曾資生 劉振東

批評  
之  
批評

「知識份子的路」？

向陽

新...聞  
扶...微

晉綏匪區有田無人耕

綏陝匪區遍地罂粟

小風

國際  
論衡

康兆民與日月爭光  
中國之新希望  
蘇聯在中國之德政

中國與日本  
「中華全國文協」完全質



君羊輯譯

伯商

厚菴

藝文

天風海濤樓劄記  
梅隱龕讀勝

都城畫面

厚菴

# 中央

民國十七年創刊

第十卷第三十四期

# 急切等待着改革

編者大聲：

報上無日不

載有自殺的新聞

數家

相率一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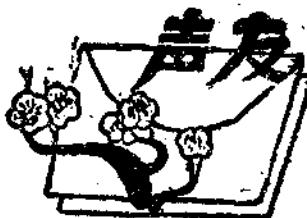
自殺的，更是慘

不忍聞，這些人

爲什麼活不下去？因爲他們活不下去

生活的壓迫，可以使最堅強的人倒

下去，這太可怕。



，個人受生活壓迫而自殺，固屬悲慘，而常有一

家數口相率一同自殺的，更是慘

不忍聞，這些人

爲什麼活不下去？因爲他們活不下去

生活的壓迫，可以使最堅強的人倒

下去，這太可怕。

我是一個小公務員，一家共有六

口，靠薪水連飯都吃不飽，更不談其

他生活條件，雖然生活之苦，有如人

間地獄，但是我們必得盡力撐持着，

今天到明天，今年到明年，苦等着「

變」。自從新經濟改革方案在報端透

出了消息，我們都欣慰的等着實施，

到現在已在等待中渡過一牛個月，而

消息絕無，各方謠言紛紛，我害怕等

待的夢想要被粉碎。

目前社會的嚴重問題，是人民太

窮，窮則變，以至於生了各種醜

劇及問題，如果要解決問題，必得從

「窮」着手，唯一的良方，就是等待

已久的改革計劃，而新經濟方案，則

是改革計劃的先聲，如果改革又打消

了人民將更沉入暗無天日的地獄，不

要讓善良的都倒下去，敗壞的都猖狂

起來，希望最高當局拿出決策來，不

改革只有等死，改革了也許還有重生

的希望，我們急切的希望與等待着改

革。敬請接受

王義上

自從七月掀起風雨後，物價一飆又鼓舞起來。物價儘管飛漲，貨物標價儘管一日數易，但是商人並沒有賺

錢，這不是謬言而是實情。商場的大門雖然敞開著，進出的人雖然多，但是帶有大批鈔票進去，攜着大堆物品出來的人却並不多。戰前公務員月入除吃飯以外，還有餘錢可以購買物品，因此從前的商店裏很熱鬧，店員多應接不暇，還因爲人民購買力強，商店生意方得興隆，但是那時物價並不漲，標價也用不着費神去改，終果商人們却大賺其錢；現

在呢？人民所得不敷糊口，決無餘力買東西，縱使到商場去，也只是逛逛而已，因此物價雖然上漲，店主們却終日搖頭太息道：「蝕本啊！看東西的人多而買的少」。

人民何嘗不想多買東西呢？只是沒有這樣的財力，因此物價愈漲，人民愈買不起物品，商人們就愈餉本，

如果物價再漲上去，商店都沒有關門的可能，因此，我要勸告商人一句，

暫放聰明些，重頭喪氣決不是賺錢之

門，要賺錢就得想辦法。以前英美各

國都有過市場不景氣的現象，英美商

人趕快跌價，人民購買力一增高，又

挽救了市場的危機；最近上海電影票

加價太猛，賣座紀錄屢跌，所得不夠

開銷，因此影院老闆只得自動跌價。

這些都是漲價的好教訓，物價決不能

不顧及人民購買力，而現在的物價顯

然壓得人民絕無購買力了，因此商人

遭受了嚴重的打擊，如果要避免更不

好就緒後，定當趨訪並爲貴刊撰稿，

請轉念爲幸。得暇可請先在電話中一

談。急請

只有市場物品普遍的跌價，提高人民購買力，才是商人生財之道。這是忠實的勸告，願商人們採納。敬祝大安 莫愁路五十三號陳一民上

## ●作者來函

朱伯商先生兩函

發行人  
兼主編

劉光炎

出版者

中央周刊社

地 址：

南京西華門二條巷二號

電 話：

二一八九五

電 載掛號：

二四二九

地

址：

南京二郎廟四十一號

電 話：

二二六二六

訂閱：

全年五二冊一千六百元

電

話：

定價每冊

國幣卅二萬元

上海分社：北京西路六四二號

長沙分社：長沙上學宮號

訂閱：

半年二六冊八百元

電

話：

華南分社：廣州東山松樹東路十六號

江西分社：南昌復古巷七號

湖北分社：漢口花樓街百子後巷25號

重慶分社：重慶民國路一二一號

台灣分社：台北市中山北路一段45號

香港分社：香港灣仔高士打道六四號

暹羅分社：曼谷四丕耶納烈士路

菲島馬尼拉分社：馬尼拉港倫那街路一

新加坡分社：大坡大馬路七十一號

英美的商人也看看上海電影的榜樣

抬高物價決不能賺錢，反而蚀本，

弟胡次威拜上

弟胡次威兄：

頃奉大札，拜悉一是。弟現應

某書局之約，編著一書，因此較忙，

既荷尊獎撰稿，當仍努力爲之也。

先此布復，即請

助祺

弟胡次威拜上

弟胡次威兄：

弟已偕眷來京，現正忙於安頓，

俟就緒後，定當趨訪並爲貴刊撰稿，

請轉念爲幸。得暇可請先在電話中一

談。急請

# 舉世矚目的韓國問題

張道行

朝鮮之應於戰後獨立，早經戰時美英及中國三領袖的開羅宣言所定，可是附了一個條件，必須「在適當時期」。待戰爭末期，波茨坦會議即決定以朝鮮北緯三十八度為界，由美蘇軍隊分別佔領韓南韓北，而不採混合佔領方式，無形中分割了韓國南北的實權，致招今日分裂的後果。一九四五年雅爾達會議，蘇聯更對朝鮮半島若干島嶼，提出領土要求，羅斯福總統也被迫答應了。同年十二月莫斯科外長會議，決定中美蘇兩軍司令部代表組織混合委員會，協助成立朝鮮臨時政府，然後再建統一的民主自治政府。不過在朝鮮完全獨立以前，尚需經過五年的託管。可是在實際上，因美蘇兩軍統治政策的歧異，在短短的兩年之中，南北韓鴻溝的劃分，已比兩個國家，猶有過之而無不及。

但是韓國人民不能長久忍受這種被瓜分割裂的局面，他們當然要求問題的及早解決，於是去年七月的美蘇混合委員會的成立。該會在漢城討論設立統一韓國政府的問題甚久，終以韓國政治團體參加諮詢的資格和數目問題，而陷入不可挽救的僵局。

## (二)

美國不得不乃於一九四七年八月廿九日採取另一步驟，即建議於同年九月八日在華盛頓舉行中英美蘇四國會議，商討對韓問題，美國透過個辦法，本來就是中國的主張，因為南京外交部早在同年四月十四日，即曾致函馬歇爾，聲明中國政府對於韓國問題的立場，認為「倘

便在佔領韓國之美蘇二國無法致協議，應由中英美蘇四國協商以求解決」，這時美國既然提出相同主張，我國當然表示贊同。但是蘇外長莫洛托夫於九月四日致函馬歇爾，以該項會議為不合理而拒絕參加，該會遂不獲召集。

對蘇直接交涉既無結果，馬歇爾乃在去年九月十七日對聯合國大會表示，將以韓國問題交大會討論。第二天，我國外交部長王世杰在報紙記者招待會上稱，中國贊成美方的建議，主張大會討論協助韓國，蘇外長獲得獨立的方法與途徑。同日蘇外長維辛斯基向大會演說稱：美國的建議，違反莫斯科協定所規定的義務，蘇聯拒絕接受。但是十一

日十四國指導委員會，終以十二票對二票決定建議大會討論馬歇爾所提對韓國獨立問題作全盤討論，我國代表在指導委員會內表示，在莫斯科波茨坦開羅等協定的原則下，我國贊成將美國所提韓國獨立案，列入議程。

於是蘇聯乃採取新的行動，即由莫洛托夫於十月九日致函馬歇爾，建議美蘇兩國的駐韓軍隊，在卅七年的一月，同時撤退，以便韓人自己組織政府。

美國為反攻起見，乃於十月十七日向聯合國公開建議，要求聯合國採取行動使韓國及早獲得獨立，其重要之點有二：（一）兩佔領區於卅七年四月一日舉行選舉，選出韓國人民大會代表，該項選舉須在聯合國十至十二國家組織之特別委員會「監視」下行之。（二）由此國民大會組織成國民政府，此國民政府須自組國內安全武力，再與美蘇商洽撤退駐軍，此政府亦得與聯合國家交涉有關事宜。

蘇聯接着也就正式提議：（一）卅七年初美蘇共同撤兵；（二）邀請韓國人民代表列席陳述意見。美方乃提出修正意見：為求代表等確保人民選出而非佔領軍當局指派起見，應成立「聯合國韓案臨時委員會」，前往韓國觀察並供諮詢。這時我國的代表也會表示：我在原則上贊同撤兵，但須使韓國不因美蘇撤兵而發生內亂，至于邀請韓國人民代表列席陳述意見一點，則須該代表等能真正代表韓國人民方可。

十一月間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表決韓案：（甲）以廿對六票否決蘇聯所提出卅七年美蘇同時撤兵案，（乙）以四十對零票通過美蘇所提經我及印法非修正案，該修正案的內容大要如下：

第一決議：韓案委員會將包括澳大利亞，加拿大，中國，薩爾瓦多，法國，印度，菲利賓，敘利亞及烏克蘭等國代表；第二決議：選舉應最遲于一九四八年三月卅一日以前舉行，此項選舉以成年公民普選資格及秘密投票為基礎而選出人民代表，委員會即可與此種代表諮詢於迅速達到朝鮮人民獨立自由問題，此種代表形成一個國民大會，而可建立一朝鮮國民政府，在每一投票區域或領域所選出

之代表數目，應與人口成比例，且選舉應在委員會觀察下舉行之：第三（三）選舉後應僅可能速予召開國民大會而組成一國民政府，並以其組成事（知委員會；第四（四）並建議國民政府經成立後，該政府應立即與委員會商討以下諸問題；（甲）本國治安部隊之組成及未來包括在內之所有軍事及半軍事部隊問題；（乙）自北韓或南韓之軍事統率及民治當局，接收政府職權問題；（丙）與佔領國商討關於佔領軍在實際上儘可能早期自朝鮮全部撤退之問題，且如可能應于九十日內撤退完；第五（五）決議委員會將利用其在朝鮮所獲得之觀察及諮詢資料，以便利及加速上述關於達到朝鮮國家獨立及佔領軍在實際上儘可能早期自朝鮮全部撤退之問題，且如可能應于九十日內撤退完；第六（六）籲請有關會員對委員會執行責任方面貢獻一切便利及協助；第七（七）籲請聯合國所有會員國於籌備建立朝鮮獨立之過渡期間，除進行聯合國大會之議決案外，應避免干涉朝鮮人民之事務，且此後應完全避免有害於朝鮮獨立主權之任務及一切行動。

根據上述的決議而成立的韓案委員會，也就是我國報章上所稱「赴韓代表團」，會於本年一月八日抵達漢城，十二日舉行會議，我派漢城劉總領事為代表，參因蘇方拒絕該會進入北韓，並逕行成立北韓人民政府。該會主席及秘書長乃於二月十四日遣返紐約，謂示於聯合國小型大會。我國政府處此環境，除一面聲明凡違反聯大決議以及莫斯科會議所規定的程序而組織之任何朝鮮政府，不能同意外，並向小

聯合國提出建議，凡韓國能辦理選舉地區（即南韓）仍應先辦理選舉獨立政府。該案於二月底獲得小型大會的通過，並定于五月九日舉行選舉。

#### （四）

南韓的選舉，雖然經過了非常多的曲折和障礙，但終於在五月上旬如期舉行了。這次選舉的進行，是在南韓政治領袖李承晚等合作之下，得到南韓絕大多數人民的擁護，參加投票的總人數超出百萬以上，以漢城一地而論，投票人數幾佔選民總人數百分之九十二以上。

目前（七月間）南韓憲法已由國會通過，並於七月廿日依法選出李承晚李始榮為正副總統，內閣亦將於日內成立，美軍並將於八月中旬開始撤退，準備依照聯大的決定，於九十日內撤退完畢。在表面上，他們所遭受的治安上的威脅，是在一天天地加深，何以呢？

因為所謂南韓，即朝鮮半島北緯卅八度以南地帶，這地帶佔全韓三分之二的人口，大半生產靠糧食。南韓惟一的武裝部隊，是一支四萬八千人的保安警察，比之蘇力在北韓所訓練之「人民軍」，約有十萬人，並有輕砲及中型坦克之裝備，自遠不及。此外，北韓尚有武裝警察及海防守備部隊七萬五千人，以及隨時可召回在東北受訓壞中蘇聯合軍事委員會指揮的武裝部隊三萬至五萬人。不僅如此，北韓的面積較大，人口則僅佔全韓的三分之一，並擁有全韓大部的工業，生產兩區所需的電力。美國在南韓的軍隊不撤退也只有二萬三千人，而紅軍在北韓則在五萬名以上，相形之下，軍力的懸殊，已是極明顯的事實。何況蘇聯政府又是竭力在支撐北韓，除在今年二月間成立了人民政府外，最近並已宣布於八月廿五日舉行普選，一切措施，都是針鋒相對，不容南韓安枕，是在意料之中。

所以就韓國全局來看，前途甚為黯淡，南北韓的分裂，固已無可倖免，即內戰的爆發，也只不過是時間的問題，美國西北大學教授柯爾格羅夫最近聲稱：「由於美國國務院立刻接管原由美佔領軍所擔任之工作，美國在南韓之軍事地位，業已遭受威脅。余信一俟美軍撤離後，蘇聯即將侵佔南韓」。

大概也就是因為這個原因，聯合國秘書處所預備的九月間三次大會議事日程，已將此一舉世矚目的問題，編入議程，我們很希望韓國的危局，能藉此討論而得到安定，否則朝鮮真將是遠東的火藥庫了。

一九四八年七月二十八日於立院

### 都的畫

後，揚揚客滿，賣座成績奇佳。觀眾多為公務員，觀胡智清（戲中主角）種種不幸遭遇，與己身頗多相似感，觸景

傷情，皆聲淚俱下，因此只聽得院中一片「公務員哭聲」，悲悲切切。

○

○

○

本來隔五天停一次電的，現在變兩天停一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風殘照的共匪軍情

本刊記者

標榜「耕者有其田」

壯丁盡農田荒軍糧斷絕

號召救災救死緊急動員

晉綏匪區有田無耕者

一般人關心軍事，但是他們並不知道軍事的實情，而只是以耳代目的獵取

道聽途說之詞，轉相傳告。在人心險詐，謠說流行的今天，悲觀失望的空氣，自然而然地就編漫各地。記者個人，對軍事有信心，而苦於無從知道軍事的內

幕，隔時從一位軍事觀察家那裏，得到符合我假想的佐證。由於事關軍機，無法詳述奉告，下面只能提出幾個比較具體的概念，告訴大家。

匪的軍情，已如西風殘照，轉眼淪落。事實不能舉例，可舉的理由則如左述：

(1) 深沉的猜忌：——匪是陰謀集團，匪自身今天的遭遇，却是深沉猜忌。匪今天所以在關外無動作，因為他的渠首深深知道：外國主子，已經從蒙古北滿運了幾十萬人去西北利亞去訓練，且已訓練了三年。只要他們前腳一走，跟着有人捉補他們如若逢賜打天下，就無法回去。因此，他們拒絕了外國主子的建議，放棄了進關攻犯平津的野心，而只是盤旋在現有的地區，倣圖苟免。看情形這種猜忌還要繼續發展下去，終有一天，匪會感覺到他的夢想，全盤幻滅的。

(2) 敝漫的指揮：——關內匪軍，在今天可以說是羣龍無首人自爲戰，將悍兵驕，各不相下的局面。陳毅，劉伯承，陳雲這幾個匪首都有狂妄的野心，毛逆澤東，莫想指揮他們。朱逆德雖然屢臨最前線，但也控制不住。最後只有乞憐於黃河北岸的機槍陣地，來抑制匪軍的北竄。匪情如此，勝則蓋躉勃，皇長足飛躍之勢。敗則互相攻訐，意志衰頹，似不可復振。黃汎區敗餽以後，劉匪伯承所部，軍心渙散，逃亡日增，俗語說：「兵敗如山倒」。匪軍中已呈此現象。匪素以政治訓練出名，而敗戰時證明其全無用處。匪軍但感疲敝與死亡的威脅，所企求的是恢復其昔日的農村的安居生活，任何理想主義，皆置不顧。

(3) 內部的傾軋：——匪內派系錯綜複雜。以軍事論，目前流竄中原魯豫的陳，劉，陳三匪，皆非毛匪嫡系。轟匪與朱逆德較接近，但因朱匪對轟匪等態度，勝則箝制甚多，敗則坐視不救，且勒令其維持最低限度之武力於其指定之地區，徒招損失，例如劉匪惑於大別山無法盤踞時，曾五次向毛匪求情，讓其退，毛匪堅決不許。故陳劉陳三匪，均感朱無能，毛無義，一有機會，難保不與毛清算。

某觀察家告訴記者，對於匪軍情上的事，他知道的還多，下次詳談，本文也就此打住了。

勿使生產停頓，便未下種者趕快下種，已下種者不致荒蕪。  
一律積極按上述辦法進行工作外，並同時號召節約，反對浪費，進行公私羣衆性的捐出，搶救人命。

陝陝匪區遍地艱苦

強迫種植保護收割販賣

晉綏一帶匪區，歷年來在共匪蹂躪下，青壯農民被征殺殆盡。共匪雖以慘酷鬥爭實行分地，並標榜其「耕者有其田」之土改政策，但結果則成「有田無耕者」之現象，以致匪區災荒嚴重，人民饑餓日衆，並大量向外逃荒，因此匪區湖目荒涼，景象蕭條，而匪部軍糧之供應，亦因而發生嚴重恐慌，為解救此一危機，匪頭特廣泛號召「救災救死緊急動員」其要點如下：

一、命令各級黨委、各級政府、各工作團、代表會、農會、及機關、部隊，以高度為人民服务的精神，立即切實展開救災救死工作。

二、積極宣傳發揚階級友愛互助精神，並具體組織縣與縣，區與區，村與村間的糧草互濟，及人與人間的互助，在代表會、農會領導下，開展羣衆性的互助運動。

三、及時檢查貨糧，救濟糧分配結果，分配不妥者收回另發，嚴防壞人從中竊取，反對平均分配，務按災區實際需要，實行定量配給制度。

1、對收爛烟土密令一件，其要點：

2、烟土收集後，用油紙妥包登記，並在封面註明重量，簽蓋負責人名章，然後送交專署。

3、保證敵區商人來往交易，以換取物資為原則。

4、各縣成立臨時貿易局，專門招待來商，便利買賣。

康兆民與日月爭光

四、各地工商局、合作社專人帶糧、款、棉花至災區，組織羣衆副業生產，並有組織的收買其生產品，具體解決其生產中之各種困難。

五、首先在災情嚴重地區，集中全力，做到不餓死人，少餓死人，及康氏之被俘，侮辱其人格，然其靈空

匪方為何拿不出絲毫生活實錄或康氏的談話呢？由此可見，匪方雖欲以康氏之被俘，侮辱其人格，然其靈空

美援已開始運用，記者有機會和一位名觀察家晤談，感到非常榮幸，但是與某觀察家一席談後，涼氣從心底升上來，眼前漸成一片漆黑。

某觀察家告訴記者，他最感痛心的，是銀行家又拿過去搶頭寸的手法來對付美援物資。美援物資的出售，其款項本來決定專由中央銀行保管。中央銀行是否不會把這款子流入市場，樂於過去該行的一手拋售，一手搶購黃金，甚至化公家為私有的高妙技術，已經令人不無懷疑。但集中在一家，監督檢查總比較容易。而中國交通還有以吃得開著名的上海市銀行看紅了眼，他們宣稱體諒中央銀行的人力，機構不夠，願意義務代勞。要美援的半數歸他們經營，得的款子，三日以後轉交中央銀行。講起來這三個銀行真是義形於色。他們真的這樣慷慨吧，鬼相信！查美援物資每月達三千萬美元，以八百萬一元計，合二百四十萬億法幣。三行分半數，即是一百二十萬億法幣。用三十來除，每天是四萬多億。這三個銀行，每天用四萬多億的流資在手來搶購物資，甚或即以囤積美援物資，試問他們要發多大的財？其對市場的影響又何如？

其次，是美棉。聽說現在已決定了，每月約一千萬元的棉花，交予上海紡織界紗線，紡好後將紗歸還政府。這件事看起來很順，事實上毛病大極了。第一，我們得知道現在中國紡織業信用力之大。漢口某紡織界大亨親口告訴我，紡織業所掌握的信用，足夠國家一年的開支。他們有這麼大的信用，為什麼還要爭美棉？澈底地說：他們希望無本求財，不化一文向政府取得原料，而他們同時即可抽出同等數量之信用（即一千萬美元之法幣），在市場搶購黃金和美鈔。政府不但未得美棉之益，反受通貨膨脹之禍。因為政府以一千萬美元的棉花借給紡織界，事實上即等於替他們增加了二千萬美元的操縱市場的力量。從前袁良主管花紗布的失敗原因與此相同。這道理知道的人多，而仍舊照做，可見紡織界錢可通神，實力遮天。

還有使我們失望的是美國執行美援的經合，他的經費，規定是由出售美援物資來的。不知道是由於中國風的傳染，還是美國人的異想天開，他們巴悄悄決定把這筆經費提出來交給一個私人銀行來運用，以求高利。我們知道這筆款子數不在小，少說點一個月也有論萬億的錢。這筆錢又流在市場上興風作浪，而且出於主動美援的「經合」的委託。真是從何說起？大家不是看見報上的呼籲，說美援不能專留上海，應該公平分配嗎？然而事實上：上海大亨們，手腕靈活，心辣手硬，早已把這一塊肥肉，一口吞得乾乾淨淨。不但如此，他們還能影響美援的主持人，舉出種種理由拒絕物資分配出去。

在美援實行以前，有識之士不是一再警告不謬讓上海權豪大亨染指嗎？然而幾個月來，行政院對於美援，雖然成立了一個委員會，從頭就沒有過生氣。大人先生，好像都怕沾染了甚麼似的，對這個委員會，雖身為委員，而望望然去之，以致一次二次三次會都流了會，而歸到周易瘡痍中國人民的命真太苦了。我們如今不願說其他不識時務的話，我們只有哀憤這些大亨如某某國家銀行董事長、三滙之流的人，在國家最艱危的一個極短時期內，暫時收緊血手，稍微少發一點財。（當然不是請他們不發財。只不過請他們稍稍發一點，讓國家最後的一口氣不會斷）。

某觀察家最後慨歎的說：今天中國局勢所以如此艱危，大家知道由於共匪的叛亂，但還不知道也由於這般大亨的搞鬼。他們在上海擾亂金融，把持市場，使政府一切安定物價，裨益民生的政治，全然失效，其罪責等於共匪而有過之。在歷史上不乏此例，明末之敗，一面是李自張獻忠的叛亂，一方是朝貢的緊斂與剝削。今天的情形，由於技術的進步，其影響更非以往可比。今天的事，政府與這般東西勢不兩立。不是政府解決他們，便是他們解決政府。

好戲衛新，某觀察家最後還告訴記者，上海有什麼「六君子」出現，其中人都是幾個窮經無聊的渣滓。

這話的本事，仍未盡圓滿，以至露出馬腳。

據確報康司令於襄陽失陷前，已被重傷，後襄陽陷落，康司令知無可挽救，乃決心殉國，因此舉槍欲對腦部發射，時郭副司令及衛兵數人在旁，不忍觀康氏自戕，忙奪其手，然彈已發，則由康氏右肩入，左腹出，康氏倒地，已奄奄一息，時匪兵至，將康司令抬走，至固鎮，康氏因傷重殉國，此乃確實之報導。匪方雖向以造謠為能事，然結果徒自顯拙劣，對於康氏與日月爭光之行誼，固絲毫無損也。

##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

中華全國文藝協會，成立歷有年餘，自遷港後，已完全變質，公開宣稱接受共匪領導，奉行「毛澤東文藝路線」，內部人事亦於本年五月十四日重新改組。落入共匪文化特務所掌權，茲彙述其各項情況如下：

### 一、新理監事及秘書處名單：

(1) 理事：郭沫若，茅盾，黃藥眠，周鋼鳴，洪達，馮乃超，夏衍，邵荃麟，葉以羣，鍾敬文，華嘉，司馬文森，胡仲揚，周而復，胡繩，侯肅，瞿白音，瞿繼寧，陳殘雲，孟超，林林。

(2) 監事：陳君琛，宋雲彬，歐陽子倩，王任叔，劉思慕，鄧初民，柳亞子，候補：樓適夷，顧仲彝，林默涵。

二、決定所謂「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方針：

三月一日該會理事會通過進行共同之「新民主主義文藝運動」論，並作四項決定：

(下接第十六頁)

「知識份子的路」？

向陽



與文「曉」卷八期登載了「知識份子的路」一文，開首費墨，從中國歷史上看知識份子與皇權資本家的結合，一筆抹然地說「知識份子是統治者的幫兇」，然後又自以智識份子的身份嘆道：「中西的歷史，都只為我們說明了乞靈于皇權與資本家的仁慈，都只不過如白日做夢。」結尾說：「面對着歷史，我們（自然是知識份子）的路，只有一條：和人民共在。」如嫌著這句話近乎概念化的話，請看原作者更明白地寫道：「科學的社會主義者，則提出惟有採取勞工專政的手段，纔能求得人類的幸福與和平。」這就是「路」，就是和人民共在。

史上曾否爲統治者作過  
幫兇或曾否替人民謀福  
幸福的問題，現在姑置  
不論。在目前的時代形  
勢下代表壓迫和剝削勢  
力的皇權與資本家當然  
是在被否定之列，具有  
良知的知識份子自然不  
能與其結緣智識份子在  
開始肩負起時代使命的  
時候，應有着一條正確  
的道路，但這道路，却  
並不是原作者所說的那  
樣，抄襲蘇俄殘酷的  
無產階級專政，智識份  
子也上山落草，而是脚  
踏實地地竭智盡忠，去  
謀現狀的改革。共匪及  
其同路人最善于賣弄美  
麗好聽的名詞，以煽惑  
和欺騙人民。他們常常把  
自己和「人民」兩字聯  
在一起，誰不知道，共匪  
是一個作惡多端卑劣  
下流的集團。所作所爲  
完全背叛了人民的利益  
，所以實際上他們是戕  
害人民的人民之敵，但  
他們經常開口人民，閉  
口人民，爲的是想以「  
人民」兩個字作他們的

讓身符。其蒙養的宣傳家們要知識份子「和人民共在」，「表面看來該是多麼堂皇，然而其所謂「人民」也者，在這里實係共匪自己。難道要知識份子去為匪作張同流合污嗎？還是對知識份子的最大的侮辱——

勞工專政是共產主義者所燃燒的革命手段，然而它是一種極端的反人性的階級統治，其後果不過造成一幕歷史悲劇。蘇聯嘗試的結果還不夠明白嗎？生活在蘇聯階級統治下的廣大人民，已完全喪失了民主自由。中國久經戰亂，亟需和平安定，激烈殘酷的階級鬥爭和勞工專政，除了使整個國家社會崩潰，滅亡而外，決沒有第二個前途。

人口學者之譏言 小鳳

北平某大學近舉行人口問題座談會，某人口學者的意見，真是莊謬絕倫，不僅使人感到無限痛心，而且爲中國士大夫的道德真可惜。據他說，中國出產的糧食只夠養活一億七千萬人。四億五千万「人口過剩」的結果，乃造成中國的災荒和戰亂。而解決人口過剩的辦法，增加生產移民墾荒，效果都少。他雖未接着說明是予以盡情的虐殺，而其意已極爲明顯。

爲什麼要殺這麼多人？除了基於「革命」的翹點外，或者也多少基於「人口學者」的人口過剩論吧？對於毛匪這種殺人不貶眼的魔王，我們沒有話說，可是「人口學者」也歪曲學說來爲毛匪作應聲蟲，實在不能不說是喪心病狂了。

多老頭，小脚婦女和孩子的屍體，其慘絕人寰，真是史所未聞。而且其匪在各地歷次戰役，其「人海戰術」幾已盡人皆知，其賴以「攻堅」的「肉彈」，莫非我義賣的人民。國人誠何辜，罹此空前的浩劫！

他們還是心勞力拙的。我們秉承着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優秀傳統的知識份子，有著忠愛國家民族的良心，他們知道愛國家愛民族，他們是社會的先驅和人民的核心，是社會的一支安定和進步的力量，無論在主觀或客觀上都不願意和不容許在紛亂中覓生存，從破壞中找出路，事實上如和共匪一道去

發動背叛民族屠殺人民的叛亂，無疑的自身亦必將獲至與共匪同一的不可避免的毀滅命運。俗語說：「秀才造反三年不成有」，真心的知識份子不顧也不會專目昧良的去作共匪的工具。他們像無數的人民一樣地需求着和平安定，並將為謀致國家的復興與重建社會的和平秩序而努力。對於陰謀叛亂者

妄想利用知識份子在社會中所起的强大作用而大施吸引迷惑的伎倆和用心，他們是看得雪亮的。



之親信顧問之一。

### 三、中國與

#### 日本

君羊

轉譯



中國與日本的關係，正如一種相輔相成的唇齒關係，但可惜這種自然的互助關係為肆意侵略的日本軍國主義者所破壞！——至今日，受日本侵略鐵蹄蹂躪的中國人民，並不以戰敗後的日本為死敵，中國人民反對無條件復興日本者，係由於今日的基本在本質上並不能保證其根絕侵略再起，這由

其國內輿論的一般傾向可為明證，以下見解可見一般：

美共及黨衆議員周以德氏於八月八日對記者公開聲稱：「中國一旦擺脫其對共產主義及侵略之恐懼，即將願意與日本恢復貿易關係。」彼等感覺吾人如諸侵略者之優惠，尤勝過如諸於盟國敵國日本之款額，甚感不安。惟戰前之貿易形式，被認為繁榮整個東方之經濟為必要者，此節亦未始不無理由。

日本欲維持其人民生活，即無法擺脫其與中國之關係，同時中國需要戰前日本所出產之大批廉價貨物，倘

吾人能助中國戰敗共產黨軍隊，結束足以摧毀其經濟之內戰，及助其免於侵略之恐懼，則中國必可恢復其與日本及其他遠東國家之貿易關係，故一切努力未為晚也。

意。

中日兩國日後或將在多

種工業品方面彼此激烈競爭，蓋中國之目的在於其本身

本及其它遠東國家之貿易關係，故一切努力未為晚也。

日本前途之成敗，端視中國之發展，倘中國淪入共產黨之掌握，彼時吾人欲求不再為日本傾竭獎勵國庫，亦不可能矣。日本工業水準

之數字固應較戰前為高，蓋日本人口已增加，且須從事龐大復興工作，以前所規定之日本工業水準僅能使

人民維持生存，而真正之復原，即言工業程度足以提高價格生產之產品，此種情形則至少須經過一兩代之久。

但中國能以原料供給日本工業而換取中國希望以相等

日本之作戰潛能，實遠較敵國之作戰潛能易於控制。蓋日本缺乏作戰原料，且易遭受孤立。惟對日本輸入之有效控制，渠復認為美國應遂自穩定日元之價值，毋需等

待其他國家之同意。如美國從事此工作，則其他國家將跟隨美國，一如真在德國之情形。試觀馬克價值規定後

日本之復原已進展至何種程度，目前並非促使締結日

本和約之適當時刻，該約久

除武裝以前，即應堅持完成

日本和約，但目前吾人須應付之事項極多。余認為非待

日本和約解決後，其他國家

並無企圖完成日本和約之心

日本教授名社會黨八大山郁夫於八月號之中央公論月刊中撰文稱：「日皇裕仁對過去戰爭，應負道德及政治上之責任，而應遜位以謝國人。要求日皇遜位，不過

為要求廢除天皇制之前一步驟，此兩項問題不久即須作澈底之討論。目前討論天皇及天皇制度問題日益公開，

形觀之，天皇制之存廢，乃一難於決定之問題，惟余敢

斯言若裕仁遜位，則渠個人可安享餘年。」

東京著名工會人士於八

月十一日公開評論日本政治現狀稱：「日本政府之民主化工作，迄今雖已三年，但事實上依然受日本投降前勢力強大的官僚集團所控制。

工會領袖深懷政府僱員之集體談判及罷工權利遭剝奪後

可能更增強官僚集團在政府中之權力，由是牽涉日本反民主力量復活之危機。大半數外國觀察家所不熟習之

日本官僚，事實上掌握政府中一切重要之行政職位。如各部次官，各局廳長，及各課長官等，彼等大多數為地主之子，或係富農出身，或幼受「保守及封建」氣氛之薰陶，並受過充分保守傳統

教育，通過高級公務員考試，成為政府官員，此等官員與地主及少數實業家在戰時

日本政治，經濟方面所佔地位之重要，不亞於日本軍部。日本戰敗後雖有對日本軍官及與財閥有關人物之整肅

，但未對此等官僚採取行動。然此等官僚固為戰前及戰時日本法西斯政府機構之核心也。

官僚勢力强大，現仍不減過去，甚至各省大臣在瀕

任日本本法，能對執行日本政策，僵持對外政策時，由任意指揮官僚，將使戰時公務之繼續，再度控制員

，但未對此等官僚採取行動。然此等官僚固為戰前及戰時日本法西斯政府機構之核心也。

官僚勢力强大，現仍不減過去，甚至各省大臣在瀕

任日本本法，能對執行日本政策，僵持對外政策時，由任意指揮官僚，將使戰時公務之繼續，再度控制員

，但未對此等官僚採取行動。然此等官僚固為戰前及戰時日本法西斯政府機構之核心也。

官僚勢力强大，現仍不減過去，甚至各省大臣在瀕

專訪  
本刊

# 關於新經濟改革方案之估計

記者

## 幣制勢在必改

### 改革應該澈底

#### 將貽害下代

樓桐孫

記者起了一個早，在樓先生的寓邸裏，會見了樓先生。樓先生稍為沉思了一下，即抬起頭來，滔滔不絕的發抒他的偉論，清晰的音調表現着有條理的語句，那正是一般學者而又接近實際政治的人所當具的風度。

樓氏首先說：「幣制改革，無論各種條件如何，政府願望如何，都是勢在必改。大戰以後有通貨膨脹情形的國家，戰後沒有不改革幣制的。第二次大戰後，像蘇聯、比利時、捷克斯洛伐克等國，即均已先後實行改革。法國於一九四五年春宣佈票面五千以上法郎無效，也是一種局部的幣制改革。我們戰後的通貨膨脹，較蘇比捷法都厲害得多，如果要避免經濟全面崩潰得不可救藥，焉能不改？」

（這次戰後各國的幣制改革，以蘇聯的辦法比較底，可以做到購買力的平均，比利時所採的辦法，就嫌不夠，只是把票面縮小了一點而已，我國幣制應子改革已不成問題，問題是如何改革，照蘇聯的方法改呢，還是照比利時的？」說到這裏，樓先生的面容突然嚴肅起來，繼續着說：「如果改得好，把現在極度集中的購買力比較的平均一下，則是國家民族之福，如果只像比利時那樣把票面改一改，對於購買力的平均毫無影響，薪水收入者仍難求一飽，擁資鉅大者仍興風作浪，工商仍不振興，

財政仍無辦法，通貨膨脹仍不緩和，那就不僅我們這一代受害不淺，恐怕下一代也要深受其禍！」

樓先生說到這裏，頓住語氣，把視線望著記者，又望望窗外的晴天，一種對於中國未來經濟社會情形的關切，表露在他的面容，使記者深深覺得我訪問的這一問題是一件如何嚴重的事！稍為沉默了一下，記者又問：「除幣制必須澈底改革以外，對於目前一般經濟措施，樓先生還有何高見？」

樓氏說：「是的，我還有意見的。現在政府即將頒佈一個經濟改革方案，內容如何，尚不得而知。不過我個人意見，以為除幣制改革以外，對於目前經濟情形，政府所應採取的一般措施應有三點：

## 一、簡化金融機構

融 機 構，數量

之多，流品之雜，古今中外罕有其匹，他們不但對於國家社會毫無貢獻，而且變成人民的吸血鬼，今天的金融機構，無論是公營的或私營的，甚至連少數國家銀行在內，那一家不是非法經營，他們一手掌握物資，一手又去掌握資金，為非作歹，不一而足。——故目前政府應該大力開斧加以簡化，該封閉的封閉，該合併的合併。

## 二、確立發行制度

國庫是國家財政的總樞紐，中央銀行發行局是國家通貨發行的總所在，這

## 三、取消一切管制

開始實行管制

；但我們的發行，一向是祕密的，誰也不知道發行了多少？有多少準備？於是人民不但對於通貨不信任，連國家發行通貨的動機也懷疑也恐懼起來：這張鈔票到我面前來，是來便利我的？還是來扼殺我的？人民這樣一想，誰還相信法幣！所以發行一定要公開：每當國庫向發行局用錢的時候，應該經由適當的機構，如管理委員會等按月公告，讓人民知道那個月國庫向發行局用了多少鈔票，提供了甚麼擔保品（發行準備），人民對於法幣的信心自然堅定，幣值自然不會一日千丈的下落。

政策以來，真是一無所成，舉凡物價，工資，外匯黃金等等一切管制工作，沒有一項是成功的，我看了除了敵機來襲時防空人員的燈火管制以外，就絕對沒有一件是作到的，一切管制徒然增加物資流通的困難，增加豪商大賈官僚資本壟斷操縱的機會，增加貪官污吏留難盤剝的機會，最後，是嚴重的助长物價的上漲！

自然，一般醉心於統制經濟的先生們會說我這種說法是不對的，是拾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牙慧，但理論是理論，事實是事實，我不希望多說，我只希望主張管制經濟的人告訴我一件說那件事是管制成功的？

管制經濟也並非不可以，但有一個條件，就是要是人去管理機械。中國現在的生產主要方式不是機械的，人民生活方式不是機械的，連帶着社會組織也不是機械的，在這樣的情形下實行管制，結果就不可能是人去管理機械，而是人去管人，人管理人，中國有四萬五千萬人，恐怕最少要二萬二千五百萬警察，而且每個警察都要是聖賢！」談到這裏

發行公開，這是現代每一民主國家必備的制度

；發行局的印鈔機就開始轉動，這樣子情形，通貨

現金，公債，或某項歲入。目前的發行局

，主人興奮的臉上發出了笑聲，記者不敢再多花她

改革幣制整頓金融

這兩件事如做到便解決

某先生是一位在財政圈內很有影響力的人物，他對當時的經濟政策有獨到的見解。某先生說：「我對十年來財政金融的措施與弊端，可以說是知之深，而痛之切的。當記者向他提起目前經濟情形的時候，他劈頭就說：『如果有人把一切希望寄於目前傳說紛紜的『經濟改革方案』，則或將大感失望，依我看，方案中不但幣制改革的方案沒有，恐怕就是比較有系統的嚴格的一般改革方案也是沒有的！』」

個國家銀行貢獻於國家的，一年只有兩包香烟，國家該不該亡！

目前金融機構之多，竟達六千，拿全國人口算，平均每七千人有一個金融機構，社會經濟安得不亂！俞鴻鈞氏負了十年的財政責任，把全國金融機構弄得如此地步，他不能不負責！

至於現在各金融機構的業務，無論是國家的經營的，甚至中央銀行，那一個是只經營合法的業務？而豪門大賈對於全國金融機構之操縱把持，更是

厲害以極，各銀行董事監事行長總經理等級是那一批人，這些人不是豪門大賈本身，就是他們派遣的代表，有一人而兼數十家的董事的，單是月薪所入，目前即達幾百億。這還是小的，尤其是由這種情形而產生了美國所謂的「連鎖董事制」，藉董事的人的關係形成一個托辣斯，整個國家的金融命脈與經濟命脈，就握在這種托辣斯手裏！

所以當前的問題很簡單，第一是改革幣制，第二是整頓金融，這兩件事做到了，整個問題便解決過半矣！」

如果幣制不改行不行呢？我認為那是絕對不行的。目前法幣事實上已經喪失了主要貨幣的地位，早已不是普遍的交換尺度，現在京滬等大都市作為交換尺度的，誰都知道是黃金美鈔；在廣州是港幣；在內地農村，不是銀幣，就是米麥糧食。在這種情形下，政府就是不改幣制，而因為社會對於法幣的信心日益減低，流通的區域亦日漸狹窄，一切非大都市的地方，差不多都回到自然經濟的時代。政府雖然增加發行也沒有地方可以消納了。如就政府的需要說，更必須即作幣制改革。如不改革，一方面預算支出漫無止境迅速增加，另一方面，那些回復到自然經濟的納稅人，為完納政府的稅收，賣掉一點實物，換得法幣，交納給政府，政府拿着却買不到一點點東西。

綜上所觀，目前幣制是必須改革，也不能不改革。如果幣制改革以後，軍事政治各方面再努力一下，把局勢弄得更好一點，那末，各種問題蓋不都可以解決了。

記者旋即提出目前幣制改革的必要性問題，某先生帶著一種莫可奈何的語氣說：「幣制早就應該改革了，現在除了豪門奸商貪官污吏以外，一般人，不論農工商學兵以及公務人員，那個不說幣制應該馬上改革，那個不熱切希望幣制馬上改革？目前物價已到四百餘萬倍，再翻一個跟斗就是一千萬倍。法幣的價值跌落到這種程度，人民的生活情況悲慘到這種程度，社會的秩序紊亂到這種程度，幣制怎麼還說不須馬上改革？」

接着，某先生對目前金融機構的龐雜與黑獄，發出了嚴正而猛烈的抨擊，他說：「現在國家銀行，內面真是一塌糊塗，拿中央銀行為例，理事局長，處長以上人員達六十餘人之多，這些人都是由行方供給房屋汽車用人；一個局除局長以外，副局長均達三四人，業務局更闊綽，副局長共有六位，誰也不知道要這麼多人幹甚麼事？至於專門委員為數更不知幾何，他們都比簡任官的待遇還要高四倍。中央銀行如此，其他中國交通農民等行局也大多如此。僅僅這一船吸血蟲就要把國家吃窮，所以三十六年一度中國銀行的財產孳益只有一百萬元，農民銀行只有兩百萬元，交通銀行只有一百二十萬元！偌大一

要平價物價必改幣制  
軍政分配合局大即安  
論謬是革行改能實前  
當說當前不能實行改  
革是即安

初很謙虛的說他是治經濟無所研究；但接著他對當前經濟問題作了極精審的系統的分析。他說：

目前的問題，第一是預算問題。物價不穩定，幣制不穩定，預算有等於無，因爲支出的增加是緊跟着物價上漲的，收入則往往是仍照上漲前若干時期的標準，於

題必須物價穩定，要物價穩定，不及支出增加的大，預算赤字問題是稅收問題。物價上漲幣值不穩，又因物價上漲幣值不穩，均告不振，稅源發生枯竭危險，無用。

至於幣制改革目前是否可能的問題，最近流行一個非常錯誤的理論：說一定要預算平衡國際收支平衡以後，幣制才能改革；現在這兩者都不具備，改革幣制是不可能的。就是勉強改革，也維持不了，好久，就仍要變成現在的法幣。這說法是機械的，如果我們今天預算能夠平衡國際收支能夠平衡，幣值自然就會穩定，尚何用其幣制改革呢？而且任何國家在大戰以後預算還可保持平衡國際收支還可保持平衡，那除了得天獨厚工商業極度發達而又未遭受何破壞的國家才有這種福氣，如今日的美國是，但今日的美國又何用幣制改革呢？主張不可能改革的先生們還忽略了另一個改革幣制的重要理論，他們總機械的以為幣制改革是一下子，就改得完完善美的是事；他們却不知道可以由這一次改革過渡到另一次改革的事實，這一次改革是初步，下一次改革才是根本；而幣制破壞得厲害，同時又不是在預算平衡國際收支平衡的情形下進行的幣制改革，差不多都是要採取逐步的改革的，第一次大戰以後的盧布，就是先改成紙盧布然後改成金盧布；馬克就是先改成土坦馬克，然後再改成金馬克的。所以，我們現在改革幣制，

# 天風海濱樓劄記

伯南

## 一 蒙古舊都和林

成吉思汗舊都和林，十三世紀時爲蒙古帝國之中心，歷太宗、定宗、憲宗三朝，至世祖始移都燕京。當定宗卽位時，衣冠萬國，咸會於此，試一翻閱西籍記載，即可考見當時西亞，東歐各國，及耶、回各教主，並遣使馳驛，萬里來朝，冠蓋雲集，盛極一時。然自蒙古亡後，其地逐漸湮滅不彰，甚且後人聚訟紛紜，莫衷一是。清季李文田著『和林金石錄』，就其廢墟遺址，搜剔殘碑，以證史事，而湮沒已久之和林舊都，乃漸爲研究元史者所注意。及一八九二年德國皇家研究院出版『蒙古古蹟圖考』(Atlas der Alterthuemer der Mongolei)，不但和林舊都，一旦大彰，即連帶之突厥王朝舊都及回鶻王朝舊都，亦被發現，裨益史實，決非淺鮮。以下數則，略錄中西史籍關於和林之記載，並略論各家考證，以明和林真相焉。

## 二 中國史籍中關於和林之記載

元史地理志：太祖十五年，建都和林。元許有壬至正集載敕建興元閣碑，亦言太祖聖武皇帝十五年，歲在庚辰，定都和林。太宗皇帝始建宮闕梵宇，基而未屋；憲宗繼志，歲丙辰，作大浮屠，覆以傑閣，高三百尺。至壬午重修，賜名興元之閣云云。當代人記載，較後世當爲可靠，則和林建都，當在太祖十五年；至太宗七年春，遂城和林，作萬安宮，乃始有宮殿耳。

## 三 李文田萬安宮遺址詩

清李文田作和林金石錄，嘗就其廢墟遺址，搜剔碑碣，考證頗爲精詳，更有萬安宮遺址詩云：

阿爾臺山白草肥 萬安宮殿舊都畿

當年突厥兼回鶻 兩代牙庭化夕暉

自注云：『迴鶻故宮，即在鄂爾昆河左岸，蒙古名喀喇閣魯木城。』

迴合山川勢不虛 格堅又罕定都餘

圖蘇河畔涼樓地 當日雙溪此著書

自注云：『水道提綱言和林城山水迴合，亦以和林在此間也。』又云：『伽堅茶寒殿，元史亦作格堅又字。』又云

：『圖蘇，蒙古語涼也。耶律希亮生于涼樓，故名曰禿忽思，漢詔涼也。亮、涼，對音字；禿思、圖蘇，同音。』按耶律希涼著有雙溪醉隱集，故云。

鄂勒昆河足射雕

昔令哥水綠迢迢

金蓮池醉溫泉獵

誰管元昌王氣銷

自注云：『今洋人作額爾歡河，不知即鄂勒昆也。』又云：『祕史：薛涼格河今作色楞額河，明人朔漠圖，作昔

哥。』又云：『和林有金蓮池，見雙溪集；又有溫泉，見朔漠圖。』又云：『元太宗時和林名元昌路，見地理志。』

斷瓦殘當歲月深

沿河翁仲草蘚森

殘碑地無人拾

歎息主塘許翰林

自注云：『和林往往得宮殿緣頽瓦，可以作譜。』又云：『殘翁仲沿河岸皆是。』又云：『自別兒怯不花德政殘石，有半章政事蠻子題名。』又云：『大元敕賜興元塔記千餘字，見圭塘小橐及至正集；今殘石百餘字，寺僧毀爲香案石，猶有臣有壬及翰林承旨等字在焉。今俄人名爲蒙古汗時代仆碑。』李文田詩以文學眼光衡之，並不見佳，然一彈三數，可以發思古之幽情，且可以見當年和林建都之情形，故並錄之。尚有題俄人和林圖印本及和林金石詩，則從略焉。』

#### 四 西籍中關於和林之紀載

西籍中關於和林一地，記載較詳者，有馬可波羅之游記；此外則法國敘士魯卜里克所著之游記，亦頗詳盡，大意謂：『余以一二三五年之末奉法蘭西土路易之命至和林，其繁盛不如聖迭尼思之街市，其宮殿之美，亦較聖迭尼思差十倍。有大街二：其一爲回教徒所居，中開市場；其一爲中國人所居，皆工丘。二街之外，爲朝貢大臣之邸池；又詳宗之佛寺十二，回教寺二，基督教寺一。街市四圍築土牆壁，爲四門：東門賣黍與雜穀；西門賣山羊，南門賣牛車，北門賣馬。近城壁有大離宮（按卽額爾德尼招，Erdene Zuu），今日其名尚存，在外蒙七謝圖汗本旗牧地之西南，宮牆僅聳，內有大殿庭，斷年例聚集朝貢大臣宴飲二度於此。』讀此當年蒙古都城生活情形，宛然在目。

#### 五 和林地點考

和林舊都，究竟何處，舊有數說：（一）屠寄蒙古兒史記，謂和林一名哈喇和林，蒙古通諺史作哈喇豁魯木，今外蒙古土謝圖汗本旗牧地西南之額爾德尼招，卽和林遺址。（二）日本史家桑原隱藏所著東洋史要，則謂和林卽今外蒙古三音諾顏汗右翼左末旗布兒罕山東北之哈喇尼敦。二地雖相去不遠，然據德國皇家研究院出版之『蒙古古蹟圖考』和林位置圖，則和林確在土謝圖汗西境之額爾德尼招（Erdene Zuu），今日土牆遺蹟猶跡跡可考也。

（三）清黃叔璥『和林考』，以『和林爲有元一代故都，築城鑿池，建立殿廷，非同他處牙帳行宮，轉徙無定者也。而近世諸家紛紛辨論，終不能指其地；雖博雅如魏默深，徐星伯，張石洲諸先生，熟悉口外地形，而於和林實蹟，亦多悠移之詞，蓋緣今時所行之圖本，誤將杭海山移於鄂爾坤河之東，遂致無郢易位，地望無準矣。』繼先考定杭海山所在，然後推定和林所在：『今之賽音諾顏部右翼中前旗游牧之地，俗名喀刺哥朗（按卽元史之略喇和林），在杭海山之東麓，確爲元之故都。』其考定地點大致不誤，惟以爲屬於賽音諾顏，則誤同前。總而言之，和林在今外蒙古土謝圖汗本旗牧地西南之額爾德尼招，卽鄂爾坤河上，今已成爲定案，可斷言也。

梅隱居譚脞

厚菴

詩爲個人情懷之抒寫，亦爲時代之反映，余獨愛羅卓英氏之作品，其在保衛武漢時賦七律一首云：「五千年事雜然存，兩大光輝最足珍；涿鹿軒轅殲滑寇，八公安石破苻秦。滔滔江漢喧喧鼓，莽莽乾坤滾滾塵，揮手哀軍拚一戰，中原壁壘看重新。」此詩技術，未臻成熟，領略卽牽強。然音節蒼涼，意境雄渾，有「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出漢關」之概，尙非蕭蕭易水，所能望其項背也。此詩的是五千年來唯一壯烈之民族抗戰應有之產品。或謂此非羅氏手筆，然卽代作者其人亦必不凡也。又羅氏在編任遠征軍司令時有一絕：「喜馬山南古戰場，舊都新闢話滄桑，雄風怒拂沙塵起，捲地黃雲向夕陽。」唐詩中無數出塞曲，此可與之比並而毫無遜色，可佩也。

汪逆亦好爲詩。其「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絕，已膾炙人口。當國府遷都武漢時，汪逆曾游湘之嶽麓山，有一律，其中已隱隱露出頹喪畏戰，及叛國事敵之心情。詞曰：「黃花嶽麓兩連綿，此日相逢倍惕然。百戰山河仍破碎，千章林鶯已烽烟，（時湖南大學甫被炸。）國殞爲鬼無新舊，世運因人有轉旋。（一面畏戰，一面說出此等無氣力的話，以轉旋世運自居，豈非通敵求和之預兆歟。）少壯相從今白髮，那堪覽涕墓門前。」此詩乃在黃克強墓前作，度此時汪逆心情，必異常複付矛盾也。汪逆來湘，曾假省府禮堂，召集全體黨員訓話，主席爲中委賴景瑚。景瑚兄事後誣人，彼於汪逆之訓話，曲解抗戰建國之意，深感不耐。「卿本佳人，奈何從賊？」汪逆則生有賊骨，故情見乎詞也。

立法院爲行憲政府之權力機關，各委員均濟濟英才，院中規模宏敞，開支浩繁。且以國府路之國大會堂爲新居，的是一番新氣象。然舊立法院之候府則衰敗不堪，令人興時移勢去之感。余舊曾備位立院，時展堂先生爲院長，院中組織，分三處，曰祕書；曰編譯；曰統計；五委員會，曰外交，曰軍事，曰經濟，曰政治，曰教育。法度謹嚴，氣象肅穆。各委員多學者，對職員均極客氣有禮。待遇除薪水稍大外，其他無差別。至孫科院長時，開大會始有汽水西點招待，此

爲展堂院長時所無，故老職員多看不慣，而斥爲官僚習氣者。委員出門無汽車代步，其因公必車方能達成任務者，須經祕書長允許，祕書長對委員甚客氣，委員亦絕無以身份凌人者。余會見一委員借車，借得後至車旁發現其中有二人先在，詢之，爲編譯處之科員，其任務爲赴中研院取一資料，某委員認爲其所去之地方較遠，而其任務較已更重要，乃放棄此一僅存之車而自僱洋車去。展堂先生爲黨內外人望，其持躬至儉，而於職員則富有人情味，特在院之東花園設俱樂部，有彈子檯，有西餐室，有弈具，有書報，有音樂。今在雅安休養之劉蘆隱氏，時任編譯處長，即爲常與余打彈子之對手。劉時好寫對聯，所簽「蘆隱」兩字極飄逸而無根；其與人談話亦常若神思不屬者，識者或恐其不永年，而孰知其別有所徵也。展堂先生每日五時起，六時到院，手批公事，暇則看書，三年任內未一去上海，時國府多西籍顧問，來謁張堂先生者，一見之後，即永難忘懷，其人格之感召，至今尤若深印腦海中也。每週一紀念週，展堂先生出，與同人等立於平地，稍後（三尺後）即不能見其面容，然先生娓娓而談，吾人鶴立以聽，一二小時無倦容。先生嫉惡如仇，於某市長夫人二十五元一雙之絲襪，即以輕鬆而幽默之口氣斥之。其於當代人物，月旦評訾，聞者莫不心伏口伏。以身教者，不教而行，先生足以當之矣。先生逝世後，余有友任某報主筆，執筆爲文以悼之，未下筆而涕泗滂沱。又有友任某報總編輯，亦爲文，盡煙一聽，始倉皇擬就，知先生之感人深矣。

與展堂先生同時在京，同好月旦人物者，爲馬二先生。馬二自展堂先生斥責某夫人二十五元一襪後，乃自建一茅屋於某夫人之洋房側，且於某先生出門時故意在茅屋側邀其談話，以窘辱之。其平時出門，又好坐大卡車，與士兵同列，以示民主。然人於展堂先生，傾服備至，於馬二先生，則多嗤以鼻，以前者率真，而後者作偽也。馬二先生責人者苛而責己者寬。其對部下若韓，石，孫等輩，雖位列疆壝而猶令執馬弁禮以示忠誠，而彼半已則爲倒戈專家。其對士兵部下則強令刻苦，一律拿六塊錢，而其本已則以鷄湯充白開水下油條大餅，老布軍服內襯火狐小襖。故彼之有錢，已不待今天在美國買洋房汽車早經人指摘矣。世界日報總編賀子遠兄，曾游馬二先生幕，某晨，晨操後，馬二先生忽發令開跑步，初以爲跑跑即了，孰知愈跑愈久，一跑了二小時又二十分鐘。子遠兄爲文人，氣急敗壞，以馬二先生自己參加在內，不好退去。跑畢，請勤務撫至床上，問熟知馬二先生箇性之某君，始知此爲一滑稽劇。蓋某地有匪，其地多山，非某師不可，而某師新由遠道歸，方疲敝，不願就道。馬二先生知其然，乃突以跑步玩弄所屬文職人員。其意若曰：「你們看看，我們的文官天天都要跑路，你們當大兵的該不該跑。」果然，次日馬二先生調動該師部隊，竟無一言反抗，全體起程。馬二先生目的達，次日即不再跑步矣。其待人之不以誠如此。民十六年余任軍官團教職時，馬二先生曾對學員數千人演說，中有警句云「那一個是馮××的恩人？你們黃埔學生！那一個是馮××的老師？你們黃埔學生？」邊說邊以帕擦大眼角，作拭淚狀。余聞身旁某學員云「不要獻醜，回去騙你的大兵吧！」馬二先生之心勞日拙可見。

